

流行构式“那很X了”试析

夏文欣, 曹子怡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3日

摘要

“那很X了”是常出现在网络用语和日常交际话语中的新兴流行构式, 其核心语义为表达说话者对特定事件或事物的高程度主观评价。本文深入分析常项“那”“很”“了”的性质与功能, 考察可变成分“X”的准入条件、语义特征及其对构式整体意义的影响。同时, 解读该构式在不同语境中体现的假设、因果、顺承及补充等复杂语义关系, 其语用功能主要体现为主观评价和人际互动功能, 旨在全面揭示这一新兴表达式的构式特征。

关键词

“那很X了”, 流行构式, 语义, 语用功能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Popular Construction “Na Hen X Le”

Wenxin Xia, Ziyi Cao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June 15, 2026; accepted: July 13, 2026; published: July 23, 2026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Na hen X le” is a newly popular structure widely used in internet slang and daily communication. Its core meaning is to convey the speaker’s highly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a specific event or thing.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constant elements “na”, “hen” and “le”, and explores the access conditions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variable element X,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on the overall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it interprets the complex semantic relations such as hypothesis, cause and effect, succession and supplementation embodied by this structure in different contexts. Pragmatically, it mainly performs the functions of subjective evaluation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fully illustrate the

constructional features of this emerging expression.

Keywords

“Na Hen X Le”, Popular Construction, Semantics, Pragmatic Fun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期, 在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中, 新兴构式“那很 X 了”广泛使用。年轻群体常用该构式来抒发感情, 尤其是分享个人故事时, 强化主观情绪。例如:

- (1) 那很好了, 我朋友去海口看演唱会 被摔了, 我在家刷微博 被骗了。(微博)
- (2) 一边吃蛋炒饭一边看下厨房, 那很棒了。(微博)
- (3) 每天往工位上一坐就是点中午的外卖, 那很有生活了。(微博)

同时, 构式“那很 X 了”也会出现在会话序列回应语的位置, 这种情况下, “那很 X 了”一般独立成句。作为回应语, “那很 X 了”构式能够简洁迅速地传达说话人(B)对前一话轮(A 的话语内容或所述事件)的主观评价和情感态度。例如:

- (5) A: 人生一波三折。
B: 那很便宜了。(小红书)
- (6) A: 当你醒来以为是凌晨四点, 但发现距离你的闹钟响还有一分钟时。
B: 那很崩溃了。(微博)

通过观察上述例子, 我们发现“那很 X 了”在独白与会话两类语境中均高频出现, 且在话语功能上存在差异。结合相关研究, 学界对流行构式已有丰富积累但仍有不足:

第一, 针对“很 + X”评价结构的研究, 孙鹏飞(2015)讨论“很 + X”的情景激活功能, 张谊生(2019)专门分析程度副词压制名词、动词并使其性状化的句法机制, 但二者仅聚焦“很 X”, 未将“那 + 很 X + 了”作为整体考察, 忽略“那”的语篇衔接、“了”的主观语气强化作用。

第二, 现有网络流行构式研究多聚焦“被 X”“X 人”“也是 X 了”等格式, 虽普遍运用构式压制、转喻隐喻解释词汇语义转化, 但极少专门分析“指示代词 + 程度副词 + X + 语气词”评价构式, 缺少对该类构式语篇功能的细化分类。

第三, 现有研究多分别讨论构式主观性、交际礼貌策略, 未明确主观评价是人际互动的语义基础, 也未系统借助面子理论区分该构式维护积极面子、保全消极面子两类交际功能, 交互主观性的分析较为零散。

因此, 本文将对新兴构式“那很 X 了”进行描写与分析, 探究该结构的组成、语义关系和语用功能。

2. 构式分析

2.1. 构式义

根据 Goldberg (1995)的构式语法理论, “构式是形式与意义配对的语言单位, 其整体意义无法从其

组成成分或已有构式中完全推知, 具有不可预测性。”[1]“那很 X 了”构式符合这一定义, 其整体意义大于各部分之和, 并在高频使用中逐渐语法化, 成为高度能产的主观评价性构式。

“那很 X 了”的构式义为: 表达说话者对某人或某事的看法和评价, 凸显说话者的主观情感, 常伴随反讽、调侃和幽默的感情色彩。例如:

(7) 我现在的 KTV 金曲已经变成邓丽君的歌, 那很复古了。(微博)

(8) 熬夜熬到天亮, 那很完蛋了。(微博)

(9) 昨天晚上零点睡到现在, 睡了 11 个小时, 那很强了。(微博)

例(7)说话者自嘲品味老派; 例(8)说话者调侃自己熬夜过度的状态,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彻底失败; 例(9)说话者侧重表达了自己睡眠充足的得意。

2.2. 构件分析

该构式由指示代词“那”、程度副词“很”、语气词“了”和可变成分“X”组成。从结构上看, “那很 X 了”是一个主谓短语, 其在句子中通常作为一个整体出现。

2.2.1. 常项

“那”既可内指上下文信息, 衔接语篇; 也可虚指, 成为引出话题的标记, 激活说话者预设中的认知背景。

(10) A: 老人刚到杭州就热晕被送回东北。

B: 那很热了。(微博)

(11) 单身也能过七夕, 那很爽了。(微博)

(12) 那很经典了, 回家吃喝拉撒睡满足了, 确实状态好多了。(微博)

例(10), “那”内指前文, 天气炎热导致老人热晕的具体事件, 起语篇衔接作用; 例(11), “那”同样内指前文的信息, 将已知信息与主观评价紧密联系; 例(12), “那”出现在句首, 无具体前文指代, 仅作为话题引出的标记, 后文补充说明主观评价的原因。

“很”作为一个高量级的绝对程度副词, 在构式中起到强化程度的作用, 为构式表达主观评价提供主观性基础。孙鹏飞(2015)指出: “‘很’在构式中具有‘情景框架激活’的功能, 当它修饰某些名词或动词时, 能激活其内在的内涵义和情态义, 使得原本主要表示指称或行为义的名词或动词, 转向表达更具描写性的性状义。”[2]这种从客观叙述到主观评价的语义转化, 进一步强化了构式整体的主观评价色彩。因此, “很”在“那很 X 了”构式中可被视作一个主观评价标记, 其功能在于量化属性程度, 从而表达说话者强烈的主观感受。

吕叔湘(1999)指出: “用在句末‘了₂’, 主要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 有成句的作用。”[3]构式“那很 X 了”中的“了”是一个语气助词, 位于句末, 虽然具有成句功能, 但是, 观察前述例子能够发现句尾“了”并没有表示事件变化。此时, “那很 X 了”构式中的“了”更符合何文彬(2013)提出的“‘了_感’, 它用在‘感觉轴’上, 表示事物特性给人的感受达到了某种程度”[4]。“了”的核心已从表示事态变化转向表达说话者的情感强度, 增强幽默效果。如例(10), “那很热了”并非指温度变化, 而是突显对“热”程度的夸张评价, 表达一定的肯定语气。

2.2.2. 可变成分“X”

整个构式的情感倾向主要通过可变成分“X”来表现, 而“X”需满足特定的准入条件。

从词性和语义上来说,进入“X”的成员通常为一个单音节或双音节的形容词,一般为性质形容词,如“好”、“坏”、“惨”、“棒”等。这些形容词本身具有描述事物属性或状态的功能,并且具有[+程度量]的语义特征,能够被程度副词“很”修饰。例如:

(13) 来堕落街想吃个煎饼和肉夹馍,一家休息一家转租,那很坏了。(微博)

(14) 可免签或落地签前往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那很棒了。(微博)

心理动词如“爱”、“心疼”、“崩溃”等也较为常见,它们表达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同样具有[+程度量]的语义特征,并且能被“很”修饰。张谊生(2019)指出:“动词不再表示具体的行为动作而是表示特定的情状。动词前加程度副词,可具备形容词的特质。在现代汉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动词或动词短语本身包含了一定的性状义,或者在一定的比较句式和篇章环境中获得了性状义。”[5]因此,部分非心理动词和动词短语通过前加“很”激活性状义,亦可进入该构式,表达了一种可量度的状态或评价。例如:

(15) 想喝的奶茶凑不到起送,冒着雨骑电瓶车去买,那很爱了。(微博)

(16) 签售会在家门口如果去不了,那很崩溃了。(微博)

(17) 刚下飞机就给我看这个吗?那很有意思了。(微博)

名词进入该构式时,受程度副词“很”的语义压制,同时转喻和隐喻机制发挥作用,使名词原本的指称性功能减弱,临时获得性状义,描述事物的性质或状态。例如:

(18) 阅读仅错一道,那很天才了。(微博)

(19) 在路痴的眼里,晚上的路和白天路不一样,回来的路和去的路不一样。如果还是个近视眼路痴,那很灾难了。(微博)

名词临时获得形容词的特性,其表达的性状有一定的量性特征。抽象名词更易进入“那很 X 了”构式,而具体名词因缺乏程度变化空间难以进入该构式。例(18),“天才”原指具有卓越才能的人,受构式压制,转而形容某人实力超凡。例(19),“灾难”原本指具体不幸事件,在构式中转化为对极端不幸状态的描述,凸显说话人高程度负面评价义。

邵敬敏和吴立红(2005)认为:“语义特征决定了句法组合的可能性,任何结构的组合必须遵循‘语义一致性’这一基本原则。”[6]当某个词语进入“X”位置时,其词语义素会受到构式整体意义的整合与压制,使这个词具有临时性意义,与构式整体义相互契合,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立场和情感态度。在“那很 X 了”构式中,“X”的语义特征必须与构式整体表达的高程度主观评价义实现贯通,这就要求“X”需具备[+性状义]和[+程度量]的语义特征。

随着语言的演变和网络文化的发展,“X”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新兴的网络热词也被吸纳其中。例如:

(20) A: 首个走出考场的学霸竟是高二体验生。

B: 那很学霸了,期待成绩。(微博)

(21) 那很佛系了,现在最担心的是听力听一般电池没电。(微博)

3. 句法分析及语义关系

3.1. 句法功能

构式“那很 X 了”在句子中的位置分布灵活,可以充当谓语,复句分句或独立成句。

在句子中充当谓语时,“那很 X 了”构式的主语通常为名词性成分。构式整体与主语关系紧密,用

来表示说话者对主语所述事件或事物的主观评价或描述, 例如:

(22) 电话卡, 那很有年代感了。(微博)

(23) 看评论不笑的, 那很牛了。(微博)

例(22)“电话卡”是句子的主语, 作为话题被提出; “那很有年代感了”整体作为谓语, 对主语“电话卡”进行陈述和评价。例(23)“的”字结构, 指代“看评论不笑的人”, 在句子作主语, 构式表达说话者对能做到此事之人的倾佩。

“那很 X 了”作为回应语, 可独立成句, 是语气强烈的感叹句, 其陈述和评价的对象为前一话轮所传递的信息内容。例如:

(24) A: 我没别的意思, 但总感觉你上这么多课, 以后干的都跟这些没关系, 感觉很替你可惜。

B: 那很扎心了。(微博)

(25) A: 猫猫毛绒和主题餐厅线上都在准备啦, 马上就能和大家见面了。

B: 那很可爱了。(微博)

如例(24), B 以“那很扎心了”对 A 带有负面评价色彩的话语做回应, 表达了被 A 话语内容刺痛地无助, 渴望寻求 A 的理解。而例(25), “那很可爱了”简单直接地表达了对新事物的喜爱。

“那很 X 了”通常作为复句的分句出现, 主要位于后分句, 少数情况也会出现在前分句。其在分句中的语义为: 基于前一分句所陈述的条件、原因或事实, 得出一个带有强烈主观情感和评价性的结论; 或作为话题, 引出后文对该评价的补充说明。

3.2. 语义关系

在具体语境中, “那很 X 了”与分句之间的语义关系, 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3.2.1. 假设关系

当前分句提出一种假设或条件时, 后分句“那很 X 了”则表示在该假设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或评价。这种关系通常由“如果”、“要是”、“假如”等假设关联词引导前分句。例如:

(26) 如果你现在有一份理想的工作, 那很幸运了。如果没有, 先不断工作着, 或许哪一天就会遇到一份你喜欢的工作, 工作总比思虑强。(微博)

(27) 《入青云》要是接档《姜鱼》的话, 那很好了。(微博)

(28) 不知道我的话是否会伤害一些人, 如果有, 那很抱歉了。(微博)

(29) 不管了好吧, 要是我回来的那天没地方住, 那很糟糕了。(微博)

在假设关系中, 指示代词“那”指代前分句所描述的未发生的假设情境。因此, “那很 X 了”传递的是一种预判性的情感。如前两句, 表达对可能发生的好事的期待和兴奋; 后两句表达对可能发生的坏事感到担忧和崩溃。

3.2.2. 因果关系

前分句陈述某种原因, 以前分句的事实为依据, “那很 X 了”分句则直接推导出该原因所导致的、被说话人赋予强烈主观色彩的评价。

(30) 西班牙的电影呀, 那很正常了, 潮湿又眩晕的电影和闷热又口渴的夏日凌晨很配。(微博)

(31) 这么小众的宝藏比赛被我看到了, 那很赚了。(微博)

(32) 没想到快 28 了还被学生说素颜越看越像高中生, 那很快乐了。(微博)

(33) 他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 那很幼稚了。(豆瓣)

四例均是前因陈述和“那很 X 了”构式组合表达的形式。例(30), 西班牙电影潮湿眩晕的风格与夏日凌晨氛围适配, 因此在说话人看来是很正常的; 例(31), 小众宝藏比赛本就难得, 又恰好被说话者发现, 故而说话者觉得自己赚了; 例(32), 因外貌获得认可而产生愉快的感受; 例(33), 某人仅因小事便大发雷霆, 所以这让说话者认为很幼稚。

3.2.3. 顺承关系

当前分句陈述一个既成事实或动作行为, 后分句“那很 X 了”对该事实或行为做出即时的、高程度的主观评价, 体现事件发展的顺承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那”指代前分句所述已发生的具体事件或行为本身。

(34) 他刚做完手术就跑去打球, 那很危险了。(豆瓣)

(35) 开始下雨了, 然而我下午还要去练车。就这样第一次雨天上路吗? 那很勇了。(微博)

(36) 连续吃三天螺蛳粉, 那很美味了。(微博)

上述例子中, 前分句陈述“他刚做完手术就跑去打球”、“下雨天练车”、“连吃螺蛳粉”这些行为, “那”指代这些已经发生的具体行为; 后分句使用“那很 X 了”构式放大了前文所述具体行为事件的核心特征, 将说话者的主观感受和评价以夸张、强调的形式表现出来。

4. 语用功能

“那很 X 了”既展现了说话者对某人或某事的主观评价, 又在言语交际活动中发挥人际互动的语用功能, 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交际环境。

4.1. 主观评价功能

语言的主观性指的是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 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 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7]。“那很 X 了”属于主观评价构式, 构式能够体现说话者的主观态度,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根据前文分析, “很”为构式表达主观评价提供主观性基础; 能够进入“X”的成分主要是谓词性成分, 形容词本身具有评价的作用, 心理动词是对心理感受或状态的评价, 名词的性状义也是对名词所指事物性质特点的描述和评价。这些描述和评价都蕴含着主观性。可见, “X”的语义特征, 决定了评价的情感极性。

4.1.1. 表正面肯定性评价

在表达正面肯定性评价时, “X”通常为褒义词或积极正面的短语。这类表达展现了说话者对人和事物的认可, 甚至是惊喜和夸赞, 话语间常带着轻松愉悦的语气。

(37) 候补还是双人座靠窗, 那很幸运了。(微博)

(38) 街上好多林俊杰的歌, 那很爽了。(微博)

(39) 那很好了, 庆祝一下今天没有加班吧。(微博)

(40) 我哥读研读博染上的竟是健身, 那很健康了。(微博)

这些例子中, 例(37)和例(38), “那很幸运了”和“那很爽了”分别表达对意外获得双人座靠窗座位惊喜和听到林俊杰歌声的满足。例(39)和(40), “那很好了”和“那很健康了”则分别表达了对没有加班的庆幸和对哥哥因读研读博而养成的健身习惯的正面肯定。

4.1.2. 表负面否定性评价

与正面肯定性评价相反, 当“X”为贬义词或是具有负面语义特征的短语时, 往往用于表达说话者对某人或某事的无奈、失望、讽刺的负面否定性评价。这种评价带有消极的情感色彩, 但借助“那”将评价对象聚焦于事件本身, “了”弱化了否定的直接性, 让表达更为委婉, 避免直接冲突, 让听者产生共鸣而非反感。

(41) 各种结课考试, 还有一个实训报告今天才发的, 明天就要写完打印出来上交, 那很坏了。(微博)

(42) 拜拜, 最后一天独自在深圳还发烧了, 那很倒霉了。(微博)

(43) 签售会在家门口去不了, 那很崩溃了。(微博)

(44) 冒着台风天走路出门去图书馆, 负重走路小半小时, 喜提一条全湿的裤子和闪亮亮的闭馆通知, 那很命苦了。(微博)

如例(41), “那很坏了”抱怨学习的压力, 例(42), “那很倒霉了”流露出在深圳独自生病的无奈, 还以轻松口吻暗示了命运的戏谑。例(43)“那很崩溃了”表达了对无法参加家门口签售会的极度失望; 例(44)“那很命苦了”则用夸张的语气自嘲台风天白跑一趟的狼狈遭遇。这些例子中, “那很X了”通过略带夸张和调侃的口吻, 将本应强烈的负面情绪(坏、倒霉、崩溃、命苦)以一种相对轻松的方式表达, 使得抱怨听起来不那么刺耳, 失望显得不那么沉重, 批评也带上了几分自嘲的幽默感, 缓和了负面评价的冲击力, 体现了说话者对不如意现实的无奈接受。

4.1.3. 反语式评价

随着“那很X了”在网络交流中的频繁使用, “X”虽为褒义词或中性词, 但在特定语境下并非表达真正的赞许, 而是通过语义反转来实现反语表达。说话者故意使用积极词汇描述消极情境, 以反差凸显不合理或荒谬, 表达讽刺、批评、不满等反义情绪。这种反语式评价通常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和说话者的语气才能准确解读。

(45) 自费小两千上班吗, 那很好了。(微博)

(46) 这其实不是演技排名, 是人缘排名来的, 那很公正了。(微博)

如例(45), 自费小两千上班本应是件让人不悦的事情, 但说话者却用“那很好了”来形容, 显然这里的“好”并非真正的“好”, 而是反话正说, 以轻松调侃的方式表达对高昂上班费用的不满。同样, 在例(46)中, 将人缘排名戏称为公正排名, 也是借积极词汇反讽实际情况的不合理, 透露出说话者对排名标准的讽刺。这种反语式评价, 借助“那很X了”构式的灵活性, 让讽刺意味更加含蓄, 也使语言表达更加幽默风趣。

4.2. 人际互动功能

Traugott (2003)认为: “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密切相关又有所不同, 主观性表达说话人对事物的主观评价、态度和观点, 而交互主观性却体现出说话人对受话人态度的关注。”[8]在交际过程中, “那很X了”遵循礼貌原则, 体现了一定的交际策略, 拉近双方的距离, 从而促进交际顺利进行, 实现交际目的。说话者使用该构式回应对方分享的经历或感受, 无论“X”是积极还是消极, 都能表达说话者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感受。

4.2.1. 推进话题, 表达共情

当说话者借助该构式表达积极情绪时, 它符合赞誉准则和得体准则, 满足对方被认可的积极面子,

为话题延续提供支点,让对方进一步分享细节;而当说话者委婉表达猜测观点或负面情绪,遵循同情准则,减少自己与他在感情上的对立,起到缓和语气的作用,能减少听话者反感,照顾对方的心理接受度。

(47) A: 麦当劳这个杯子,特别适合做四五百次咖啡。

B: 那很有生活了,因为可乐杯的杯底口径特别窄,很容易打发。

A: 你 get 到了我,而且这个杯子高,不会飞溅出去。(小红书)

(48) A: 当你醒来以为是凌晨四点,但发现距离你的闹钟响还有一分钟时。

B: 那很崩溃了。(微博)

例(47)中,B的回答隐含对A生活品位的肯定,维护了A的积极面子,遵循了礼貌原则中“说话者应尽量缩小对他人的贬损,尽量夸大对他人的赞扬”的赞誉准则的要求。例(48)中,B用“那很崩溃了”来表达对A描述的情境的共鸣,让对方感受到被理解和认同,提升互动效果。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礼貌社交距离。此时该构式既能够传达说话人的态度,又维护了听话人或当事人的面子,可以达到调侃的效果。

4.2.2. 转移话题,缓和冲突

某些情境下,说话者可能不愿对对方的话做出回应或继续当前话题,若直接沉默或说“不想聊这个”,会因严重违反合作原则要求的说话者提供适量、真实、相关、清晰的信息而显得不配合,这两种方式都会让对方感到被忽视,有损他人的面子,造成尴尬。

此时,用“那很X了”回答对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Grice(1975)提出的合作原则中数量准则的基本要求,“没有提供恰好足够的信息量,仅以极简表达完成信息传递;但同时,它又紧扣对方话题的回应,遵循了关系准则,以清晰简要的表述符合方式准则,维持了对话的连贯性,不让话落空”[9]。在这一过程中,听话人能够准确识别其中的会话含义,明白说话者对所谈话题不感兴趣或者不便对所提问题做出正面答复,而说话者并未因沉默或直白拒绝损伤对方面子,这符合得体准则强调的“最小限度地使别人受损,最大限度地使别人得益”,既传达了自己的立场,又减少对他人的冒犯,最终不失礼貌地结束对话或转移话题,从而缓解冲突。

(49) A: 不想和你说话了。

B: 那很安静了。(小红书)

(50) A: 每次回家都要被催婚,真的很烦。

B: 那很无奈了,不过婚姻大事还是要慎重考虑啊。(微博)

在例(49)中,A表达了不想继续对话的意愿,B用“那很安静了”来调侃,不追问、不辩解,避免直接冲突,有礼貌地结束了对话。而在例(50)中,A抱怨催婚带来的压力,B用“那很无奈了”先表示理解,并未直接否定A的感受,又通过后续补充“要慎重考虑”将话题转向理性讨论,既维护了A的面子,又巧妙转移了焦点。

4.3. 语篇组织功能

除会话应答、后置分句评价外,“那很X了”还可置于复句、独白句段的开头,承担语篇组织功能。该用法不承载假设、因果、顺承这类分句逻辑推导关系,整体作为句子的话题,充当话语提示标记,话语提示多用于提示话语焦点或引入新信息并以此吸引听者的注意力[10]。

(51) 那很伤心了,刚刚买榴莲,本来出肉率就不高,我摸起来还很硬,我说是剩的,卖家说不是。(微博)

(52) 那很坏了, 定错了闹钟现在就到公司了。(微博)

(53) 那很好了, 高一新生一来, 外面的共享一辆都没了。(微博)

“那很 X 了”先表明说话者的立场态度, 再通过后续小句引入新信息, 使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和强烈。例(51), “那很伤心了”宣泄失落沮丧的情绪, 随后说明原因是买劣质榴莲。例(52), “那很坏了”表达了说话者的懊恼, 紧接着解释这一尴尬状况是因为定错闹钟而过早到达公司造成的。例(53), “那很好了”则带有反讽意味, 表达了对高一新生的到来, 导致共享单车短缺这一现象的不满。

5. 结论

新兴构式“那很 X 了”的核心语义为表达说话者对特定事件或事物的高程度主观评价。其构件组合稳定, “那”激活说话者预设中的认知背景, 通过程度副词“很”强化主观性, 句末语气词“了”则具有完句功能和加强语气; 变项“X”的准入条件灵活, 其语义特征直接决定了评价的情感极性。该构式在句子中的位置灵活, 作为复句的分句, 与另一分句之间构成多种复杂的语义关系, 影响构式的语用表达效果。“那很 X 了”主要有主观评价和人际互动的语用功能: 除了可用于表达说话者正面肯定性评价和负面否定性评价外, 该构式在特殊语境中, 通过语义反转也可表达反语式评价, 往往带有遗憾和调侃的语气。同时, 该构式遵循礼貌原则, 有助于维护交际双方的面子, 体现了交互主观性。

参考文献

- [1]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孙鹏飞. 主观评述构式“很 + X”认知研究[J]. 语言与翻译, 2015(1): 10-15+22.
- [3]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4] 何文彬. 论语气助词“了”的主观性[J]. 语言研究, 2013, 33(1): 10-18.
- [5] 张谊生. “很/太 + 名/动”的形化模式与演化机制及其表达功用——兼论程度副词在相应组配中的四种功用[J]. 汉语学习, 2019(5): 3-13.
- [6] 邵敬敏, 吴立红. “副 + 名”组合与语义指向新品种[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5(6): 16-26.
- [7]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4): 268-275+320.
- [8] Traugott, E.C. (2003)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4-140.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486937.009>
- [9] Grice, H.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Speech Acts*, Brill, 41-58.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368811_003
- [10] 张旺熹, 姚京晶. 汉语人称代词类话语标记系统的主观性差异[J]. 汉语学习, 2009(3): 3-11.